



筑路情怀

纪念伟大抗战精神（书法）

张雷作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局五公司

勿忘历史 缅怀先烈

杨帆作

作者单位：中铁建设华东公司

八月初，格尔木的太阳，是专寻人脖颈处晒的，分明是亮晃晃的，却也刺得人发疼。

接站时，站台上，人群里一位老人，张生林，头发花白，面庞黝黑，皱纹深刻，却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他紧握着我们的手，声音微颤：“几十年了，娘家人啊，娘家人！”

岁月如流水，滚烫的，抑或冰冷的，终于冲刷出了眼前这重逢的滩涂。

我们此行是来配合央视拍摄，探寻铁十师六十五年前建设雪水河隧道时在岩壁上的刻字。

张生林之外，还有袁武学教授，皆是铁十师老兵，加上梅梓祥老师，三人年过花甲，再次并肩于高原的风尘之中。

刻字的发现者是袁教授，2024年组织铁十师老兵重走青藏线时在隧道内发现后，第一时间与梅老师进行了交流，之后专门对此事进行了深度报道。

斑驳的刻痕虽历史久远，却是铁道兵历史难以磨灭的印迹，也是丰富铁道兵精神内涵的生动史料。于是，一行人从各地赶来，前往触摸一块块昆仑刻痕。

次日，车子沿着京拉线向西南方向驶去。昆仑山庞大的身影横亘于前，沉默而威严，山麓之下，便是此行的目的地——雪水河隧道。

隧道洞口，如同大地上一个被遗忘的伤口。此隧道生于1960年，同年又匆匆被弃置，及至1975年改线为干沟隧道。

这短促的生命之后，遂成了牧人羊群的临时庇护所。洞口荒草萋萋，岩壁剥落，斑驳的石色像是被风霜浸染了又晒干，时间于此处仿佛凝固了，只余下苍凉与空旷。

我抚着隧道口粗粝冰冷的石头，洞壁深处黑黢黢的，岁月已把隧道变成了风霜侵蚀的标本。我小心地踏进去，里面阴凉异常，洞壁上的凿痕犹在，仿佛昨日才凿下，又分明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尘埃。

那些当年被凿刻下的字迹，如今早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，然而却深深凿入石骨，也凿入了时光的尘埃。

“人定胜天，赶英超美”，字迹粗犷，一撇一捺都像要挣脱石头飞出去，它们曾经灼热滚烫过，是那个年代向世界发出的倔强宣言。

然而不远处，另一些更深的凿痕却泄露出更为隐秘而汹涌的内心：“水水水”“馍馍馍”“空气”——这刻在石壁上的文字，竟是如此原始、赤裸、直抵生命本相的渴望。

字迹横竖歪斜，被时间风干，却依然在石头上无声地呐喊。

再走几步，又一行小字撞入眼帘：“儿子，爸爸很想你”。字迹细弱，却刀刀见心。

那个“想”字，被侵蚀得几乎只剩下半边，仿佛思念本身也快要被无边的荒凉吞噬殆尽。

还有“同志们坚持到底”“祖国万岁”……这些字刻得深浅不一，手掌在石壁上缓缓移动，那些字迹便一一苏醒。

它们不再只是刻在石头上的痕迹，而是当年活生生的人，在无边的荒凉与饥饿中，以凿子为笔，以石壁为纸，写下的带血的日记。

石头冰冷，然而字痕灼热，它们穿透了数十年的寒霜，依然在黑暗里微微发烫。

这哪里是隧道？分明是时光的琥珀，封存着人类最朴素的呼号与最坚韧的信念。

梅老师拿着手机，镜头在洞壁上缓缓移动。高原的氧气薄得像纸，他的脸有些浮肿，嘴唇微微发青，手指按着快门，竟有些抖。

他放下手机，喘着粗气，额头渗出的汗珠在幽暗中闪着微光。他摆摆手，声音低沉：“不碍事，拍下来，得拍下来。”

他的镜头，正努力打捞着那些沉没于时光之海的晶莹碎片。

摄制组的年轻人，啃几口面包，灌几口凉水，镜头始终追随着老兵们的身影。

出了隧道，阳光刺目。袁教授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桥影：“看，雪水河大桥，离这儿不远。”

这位追寻铁道兵足迹多年的老人，眼中闪着光。我们便上车，沿着坎坷崎岖的小路，颠簸着向大桥驶去。

车子在坑洼的路上剧烈地摇晃，人坐在里面，五脏六腑仿佛都要移了位。大家彼此相顾自嘲：“动感地带，专治结石！”于是笑声在车厢里弥漫开来，颠簸之苦，竟被这苦中作乐的豁达冲淡了几分。

半个多小时的剧烈摇晃之后，终于抵达。雪水河大桥横跨于苍茫河谷之上，桥身静默，却自有千钧之力，河水在桥下奔流不息，发出亘古的低吟。

袁教授激动地操作起无人机，眼睛紧盯着屏幕上的画面，昆仑山、雪水河、钢铁之桥，在镜头里构成壮阔的交响。

夕阳西下，返程的车轮再次碾压着坑洼的“动感地带”。路过一座山丘，铁七师的老兵李来所忽然指着窗外：“看，狮子山。”

暮色中的山峦，轮廓朦胧，确有几分雄狮踞伏的姿态。

“昆仑山有俩狮子山呢”，他悠悠地说，“眼前这是一座，实实在在的；另外一座嘛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望向车窗外更远处暮霭沉沉的群山，“兴许在更远的地方，兴许……在传说里吧。”

车子默默前行，暮色如潮水般淹没了旷野。我回头望去，狮子山那巨大的剪影，在昆仑山苍茫的怀抱里，显得渺小却凝重。

一座实体的山，一座传说中的山——传说中那座未曾抵达的狮子山，恰似我们心中尚待征服的高度，抑或某种永远在路上、永远召唤着跋涉者的精神。

传说中那座，也许正象征着铁道兵们“人定胜天”的意志，虽然无形，却如同昆仑山的脊梁，支撑着有形的山河大地。

伴随流淌的车辙，袁教授热切地讲述着散在风中的一段段往事。而隧洞内那些沉默的字迹，却在我的脑海中拨扬扬帆。

它们既非丰碑也非史册，只是在时间深处投下的几颗石子，然而波纹却荡开了数十年。

风沙与时间，终将磨平山岩上的凿痕，如同抚平大地上的褶皱。然而，那些刻字却如同昆仑山的雪水，一旦从高处流下，便注定要渗入土层，默默滋养着看不见的根系。

它们不会消失，只是化入泥土深处，成为后来者行走其上的坚实——当年轻的手接过勘探的图纸，当镜头再次对准荒原上的钢铁轨迹，那洞壁上无声的“水”与“馍”，那一声穿越时空的“儿子”，便会在新的血脉里重新奔流。

高原上，石头最懂得缄默，也最懂得铭记。石头上的凿痕会变浅，而人心上的刻痕，却会在每一次回望的抚摸中，变得愈发清晰深刻，成为支撑后来者穿越荒寒、接续行走的隐形路基。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局



四海为家

心香一瓣

致十年后的你

于苗苗

食堂的不锈钢餐盘碰撞出叮当声，混着蒸汽里飘来的米饭香，在潮汕高铁项目部的食堂里蒸腾。我端着餐盘找空位时，目光被角落里攒动的人影拽住——不是谁高声谈笑，而是一张脸，准确说，是脸上横亘的印记。

那道印记像条浅褐色的河，从额头淌过颧骨，在下巴处拐了个弯。印记以内的皮肤泛着瓷白，是常年被安全帽带子遮挡的原色，仿佛春天没被晒透的嫩芽；而印记之外，是被南方七月的日头反复复制过的深褐，像浸透了桐油的老木料，每一寸肌理都透着阳光的重量。

“李哥，你这脸快成阴阳鱼了。”旁边有人打趣，手里的筷子正夹着块红烧肉往嘴里送。被称为李哥的人咧咧嘴，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没洗干净的粉尘，他抬手抹了把脸，指尖划过印记边缘，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，转瞬又被皮肤的温热晕开。“等这连续梁浇筑了，咱找个树荫好好歇三天，保管晒均匀。”

我望着那道印记出神。它该是怎样被刻下的？或许是清晨五点，当露水还挂在钢筋上时，他们已把安全帽扣在头上，带子在太阳穴勒出第一道红痕；正午十二点，日头正毒，钢筋被晒得能煎鸡蛋，他们猫着腰检查钢筋间距，帽檐挡不住斜射的阳光，带子边缘的皮肤便在强光里滋滋冒油；直到暮色漫过脚手架，安全帽摘下时，那道痕已从红转褐，像枚刚盖在皮肤上的邮戳。

食堂外的阳光正烈，透过窗户在地面投下方格状的光斑。我想起上午去工地看到的景象：钢筋从林里，白色安全帽像移动的果实，在蒸腾的热气里沉浮。有人站在十几米高的墩柱上检查钢筋预埋件，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，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；有人蹲在桩基边测量，白色安全帽下的脸被晒得发亮，汗珠顺着下颌线坠进衣领，洇出深色的圆斑。

此刻这些身影都聚在食堂里，脸上或多或少都带着类似的印记。有的在鼻梁处留着两道平行的白痕，像未干的粉笔线；有的耳后有道月牙形的浅印，是安全帽系带磨出的弧度。他们大口扒着饭，咀嚼声里混着对施工进度的讨论——“下午得把三角埔的桩基报检了”“72号的混凝土强度得盯着点”，话语间带着水泥和汗水的味道。

餐盘见底时，李哥起身去添饭，经过我身边时，我瞥见他脖颈后也有圈浅白的印，像给黝黑的脖颈套了个半旧的项圈。那是常年穿高领工装留下的边界，把皮肤分成了明暗两界，却在衣领磨不到的地方，任由阳光烙下更深的印记。

暮色降临时，我走出食堂，看见他们扛着工具往工地去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那些脸上的印记在余晖里泛着柔和的光。远处的桥墩正在一寸寸长高，像座座沉默的碑，而这些印记，或许就是碑石上最细密的纹路。

若干年后，当潮汕高铁的首列列车驶过八闽大地，乘客透过车窗看见连绵的青山与稻田时，不会有人知道，某座桥墩的混凝土里，曾凝结着某个午后的烈日；某段铁轨的螺丝上，曾沾着某双手的汗渍；更不会有人记得，一群被阳光刻下印记的人，曾在这里把晨光熬成星光。

但那些印记会记得。它们藏在安全帽的阴影里，浸在傍晚的凉风里，最终会随着铁轨的延伸，变成大地深处最温暖的年轮。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二局海南公司

嘿！漂亮的姑娘：

当杜尚别的热浪又一次漫过窗棂，当空调罢工，老风扇的喘息声再次填满办公室的每个角落时，就是这样稀松平常的午后，我突然想给十年后的你写封信——不是那种精心包装的时光胶囊，而是一封浸透着二十八岁真实温度的手写信，带着办公桌上西瓜汁的甜腻，采购单上晕开的汗渍，还有我们共同熟悉的阳光味道。

还记得综合部那些细碎却温暖的日子吗？记得为了给办事处采购办公用品时，我们在四十摄氏度高温下几乎跑遍杜尚别的大街小巷，只为找到性价比最高的硒鼓；记得打打印机第N次卡纸时，你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取出碎纸，额头的汗水滴在操作手册上晕开的墨迹吗？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，如今想来都是最珍贵的回忆片段。

书架上那本蓝色笔记本还在吗？被汗水浸得卷边的扉页上，还粘着几粒干瘪的西瓜籽。微黄的纸页间不仅记着市场大妈教的塔吉克语菜名，还有密密麻麻的采购清单：7月15日——A4纸20包，签字笔50支，墨盒3个；7月20日——卫生纸30卷，土豆5公斤……每一行数字背后，都是我们为维持办事处运转付出的心血。记得那次大雨导致仓库漏水，我们紧急抢救食堂菜品的身影吗？你的发梢滴着水，却在搬完最后一箱菜品后，对着漏水的天花板突然笑出声——那笑容比清晨第一缕照进食堂的阳光还要明朗。

现在的你，是不是已经能从容地抚平眼角的细纹了？还记得发现第一根白发时，你对着仓库玻璃窗做的鬼脸吗？那时的阳光穿过你的睫毛，在脸颊投下羽毛般的阴影。如今这些皱纹里，一定还住着当年那个为同事准备生日惊喜时，偷偷抿嘴笑的姑娘。

十年后的你，是否已经学会欣赏这些琐碎中的美好？当指尖划过整齐的文件夹时，是否还会记得当年那个推着眼镜，在文

件堆里较真的自己？是否还记得那些为节约成本而绞尽脑汁的时光，那些筹备活动时画了又改的策划稿？这些看似平凡的一瞬间，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现在的你。

西墙那棵野杏树还在开花吗？它的枝干扭曲，挂着褪色的塑料袋，像高原上历经风霜的经幡。可每年春天，它总能开出最晶莹的花。后勤工作或许也是如此——最平凡的坚守里，藏着最动人的绽放。

还记得那些专注工作的时刻吗？夜幕悄然降临，桌上的台灯投下温柔的暖黄光晕，你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打，敲出一行又一行思绪与成果。当最后一份文件归档完毕，你伸了个懒腰，望向窗外的夜色，忽然明白：最珍贵的成长，就藏在这些日复一日的坚持里。那些被咖啡晕染出浅黄痕迹的采购单，那些翻到卷边的登记簿，都是你踏实走过的点点滴滴，是时间为你写下的温柔脚注。

请别忘记感谢那些让你流泪的时刻。是它们让你明白，后勤工作者的价值不在聚光灯下，而在每一张被汗渍染黄的采购单里，在每一次为同事多盛一勺饭菜的关怀中。就像那台总出故障的老打印机，它的每一次卡纸，都在教会我们生命的韧劲。

此刻的杜尚别，热浪正掀起透明的涟漪。不知你读信时，是否也会被记忆里的阳光烫了指尖？请替我抱抱当年那个为节省三块钱跟商贩磨嘴皮的姑娘，告诉她：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，都会在未来某天，长成让人安心的力量。

愿十年后的你，依然能为一朵野杏花驻足，依然会在清点物资时哼起跑调的歌。如果偶尔觉得累了，就翻开那本蓝色笔记本闻一闻——那年夏天的阳光与西瓜的甜香，永远封存在你我共同的记忆里。

28岁的漂亮姑娘
于热浪翻涌的午后(书)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九局国际分公司